

O CADERNO

José Saramago

谎言的年代

萨拉马戈杂文集

[葡] 若泽·萨拉马戈◎著

廖彦博◎译



O CADERNO
José Saramago

谎言的年代
萨拉马戈杂文集

[葡]若泽·萨拉马戈◎著
廖彦博◎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谎言的年代: 萨拉马戈杂文集 / (葡) 萨拉马戈著; 廖彦博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1

书名原文: O Caderno

ISBN 978 - 7 - 5086 - 4315 - 1

I. ①谎… II. ①萨…②廖… III. ①杂文集 - 葡萄牙 - 现代 IV. ①I7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8105 号

O Caderno © Editorial Caminho, SA, Lisboa - 2009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artin Inh. Nicole Witt e. K., Frankfurt,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谎言的年代: 萨拉马戈杂文集

著 者: [葡] 若泽·萨拉马戈

译 者: 廖彦博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 - 2013 - 270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86 - 4315 - 1 / I · 46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 - 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 - 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这本书要献给在若泽·萨拉马戈基金会（José Saramago）与我合作的同事，特别是赛尔吉奥·莱特里亚（Sérgio Letria）和哈维尔·孟诺兹（Javier Muñoz）两位。正是他们在兰萨罗特（Lanzarote）和里斯本日复一日每晚守候，有时直到深夜，等待着我把写好的短文传送过去。他们也是幕后推手，将我的文章一页又一页地累积成现在这个我从未想象到的篇幅。他们是打造出我这个博客的能工巧匠。

这本书没有必要献给皮拉尔（Pilar），因为自从那一天，她对我说：“有一个工作交给你做，写个博客吧！”这部作品就已经属于她了。

前 言

当皮拉尔和我于1993年2月在兰萨罗特定居下来时，我们还保留着里斯本的房子，我的妻妹玛丽亚（Maria）和内弟哈维尔住在这个房子里已有几年的时间，最近又加入了路易斯（Luis）和璜霍（Juanjo）两位，他们合送给我一本笔记本，我用它来记录在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es）生活的点滴。对于这本笔记本，他们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应该不时地提到他们一下。

在那本笔记本上，我没写下过任何话语，但是要感谢这份礼物，而且就是因为它，《兰萨罗特岛记事本》（*Lanzarote Notebooks*）^①系列才能问世，并且长达五年之久。今天，我发觉自己处在一个相似的情况下，这可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不过，这一次，背后推动的力量是皮拉尔、赛尔吉奥与哈维尔，他们负责这个博客。他们告诉我，已经给我留下了一个博客空

^① 英译注：《兰萨罗特岛记事本》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内容是萨拉马戈身为作家，于该岛上生活的记述。目前此系列尚未有英文译本。

间，而我应该在上面写点儿什么——评论、省思、对于这件事或那个人发出的单纯意见，总之，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行。我比往常来得要有纪律得多，回答说“好的”，当然，我会写的，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别让这本“笔记本”像其他的笔记本一样，又来督促我努力写作。你们可以相信我，这个博客写作是有价值的。

目 录

前 言

2008 年 9 月

对一座城市的絮语 003 / 向达尔文道歉? 006 / 乔治·W·布什, 或是谎言的年代 007 / 贝卢斯科尼和他的企业 008 / 普利亚纳斯公墓 010 / 阿斯纳尔, 神的传喻者 011 / 传记 013 / 离婚与图书馆 015 / 在表相底下 016 / 白色的试炼 017 / 如水般澄净 019 / 希望与乌托邦 020

2008 年 10 月

左派何在? 025 / 家庭里的敌人 026 / 论费尔南多·佩索阿 028 / 另外一面 030 / 回到这个议题上来 031 / 上帝与拉辛格 032 / 爱德华多·洛伦索 034 / 若热·亚马多 036 / 卡洛斯·富恩特斯 038 / 费德里科·马约尔·萨拉戈萨 040 / 上帝作为一个问题 042 / 违反人道的(金融)犯罪 046 / 宪法与现实 049 / 希科·布阿尔克·德贺兰达 050 / 施刑拷打者有灵魂吗? 052 / 何塞·路易斯·桑佩德罗 055 / “当我长大后, 要向丽塔看齐。” 056 / 费尔南多·梅里尔斯与其公司 058 / 新资本主义? 059 / 问题 062

2008年11月

谎言，真相 065 /不是战争的战争 065 /关塔那摩 067 /一百零六年 068 /文字 069 /罗莎·帕克斯 070 /杀害一个人的关键 071 /老者和年轻人 073 /教条 074 /R. C. P. 074 /八十有六 075 /有活力，非常有活力 076 /洪水般涌入 076 /所有的名字 077 /在巴西 078 /牲畜 078 /两条新闻 080 /互联网的无边页面 081 /活得很好的一天 081 /性教育 083 /文化书坊 083

2008年12月

不同之处 087 /所罗门回到贝伦了 088 /给任何可能感兴趣的人 089 /萨维亚诺 089 /圣塔菲大街 (Santa Fe Street) 091 /致敬 092 /巴尔塔萨·加尔松 (之一) 093 /巴尔塔萨·加尔松 (之二) 094 /博尔赫斯 095 /最后一击 095 /话语 096 /出版者 097 /加沙 098 /一年之始 099 /圣诞节 100 /晚餐 101 /太座的兄弟姊妹们 101 /新书 102 /以色列 103

2009年1月

计算 107 /不负责任的萨科齐 108 /“No nos abandones” 108 /从大卫的石头到哥伦比亚的坦克 110 /和加沙站在一起 114 /让我们猜猜看 115 /安赫尔·冈萨雷斯 116 /总统们 118 /扔掷石头与其他令人恐惧的事 119 /其他的危机 120 /奥巴马 121 /来自何处? 122 /再谈以色列 122 /是什么? 123 /克林顿? 124 /罗德姆 125 /热瓦齐奥·桑谢斯 125 /证言 126

2009年2月

面包 129 /达沃斯 130 /银行家 131 /阿道夫·艾希曼 132 /桑帕约 133 /教廷至上 (Vaticanadas) 134 /西希弗雷多 135 /无神论者 136 /就像我们通常说的 137 /中国羽毛 138 /家庭暴力 138 /在我们门前死去 140 /意大利人将要做什么? 140 /苏西 142 /帕科 (Paco) 143 /给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信 144 /左派 145 /公义的形式 146 /水猎狗 147

2009年3月

贡萨洛·塔瓦雷斯 151 / 选举 151 / 观察、复原 152 / 再一次观察和复原 153 / 三月的第八天 154 / 杜罗、杜埃罗 155 / 常识 156 / 亲吻这些名字 157 / 来自一辆出租车里的民主 158 / 主席女士 159 / 两位富内斯 160 / 狼来了! 162 / 明天就是千禧年 163 / 一个关于颜色的问题 165 / 棘手的麻烦事 166 / 拉波萨·多索尔 167 / 分形几何图形 168

2009年4月

穆罕默德·达维希 173 / G20 174 / 伊基克的圣马利亚 174 / 一只怀表 176 / 对于危机的进一步解读 177 / 阅读 177 / 拉奎拉 (L' Aquilla) 178 / 波 179 / 哥伦比亚在兰萨罗特 179 / 宏伟的骗局 180 / 和达里奥·福在一起 182 / 卖弄 183 / 睡袍 185 / 论这样一幅不可能的肖像 185 /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189 / 穿黑衣的男孩们 191 / 记忆 192 / 猪流感 (一) 193 / 猪流感 (二) 194

2009年5月

哈维尔·奥尔蒂斯 199 / 开除 203 / 贝内德蒂 205 / 论一位圣人 206 / 新的人 209 / 书展 210 / 施刑拷打 211 / 勇气 213 / 腐败的英国作风 214 / 索菲娅·甘达里亚斯 215 / 到底要多久? 217 / 查理 218 / 诗人与诗作 220 / 一个梦 222 / 贿赂 223 / 老年人 224 / 一朵花的生命周期 226 / 武器 227 / 音乐 229 / 清廉? 230 / 觉醒 231

2009年6月

阿辛哈加的雕像 235 / 马科斯·阿纳 236 / 旅程 237 / 世俗主义 238 / 卡洛斯·卡萨雷斯 240 / 那个叫贝卢斯科尼的东西 241 / 自相矛盾 242 / 一个好念头 244 / 为卡蒙斯所撰写的墓志铭 245 / 上帝的躯体 245 / 米格伊斯 247 / 内塔尼亚胡 249 / 踏上旅程的大象 250 / 在卡斯特洛诺弗 251 / 归返之旅 252 / 萨斯特雷 255 / 萨瓦托 256 / 形塑 (一) 258 / 形塑 (二) 259 / 黑色西班牙 260 / 两年 262

2009年7月

奥古斯媞娜 267 / 翻译 269 / 评论 270 / 主题是讨论他自己 271 / 卡斯特里尔河 272 / 头发的分边 274 / 夏季的阅读 275 / 院士 276 / 阿基利诺 277 / 西萨·维埃拉 278 / 大地的颜色 279 / 移民的故事 282 / 雅尔丹主义 (Jardinisms) 283 / 月球 285 / 布兰卡山峰 286 / 五部电影 287 / 《福音书》的章节 289 / 一个男性的问题 291 / 违反教规的权利 292 / “可是它的确在动” 294 / 宣誓放弃异端邪说声明 296 / 艾尔瓦罗·冈哈尔 297

2009年8月

加博 301 / 帕修·多·帕德罗 302 / 阿莫多瓦 303 / 在父亲的阴影中 (一) 304 / 在父亲的阴影中 (二) 306 / 也门 307 / 非洲 308 / 这个可能会成为国王的人…… 310 / 危地马拉 312 / 让·季奥诺 313 / 阿地尔 315 / 卡洛斯·帕雷德斯 316 / 恰帕斯的血 316 / 哀伤 317 / 第三位上帝 318 / 玩阴的 319 / 两位作家 320 / 共和国 321 / 汽化器 322 / 珍重再见 324

O Caderno
José Saramago

—— 2008年9月 ——

2008 / 09 / 15

对一座城市的絮语

在我随手翻阅身边这些陈旧、失去新鲜气味的纸张时，我和几年以前自己所写的一篇关于里斯本的文章重逢了，而且，我也要大方地承认，这篇文章感动了现在的我。或许这是因为，这篇文字不算是真正的文章，而是一封情书——里面表达了我对里斯本的爱。所以我决定与我的朋友和读者们分享这篇文章，让这篇文章再一次公开于世。这一次是在互联网的无边页面上头，公开这篇文字，同时也当作在本博客里，我的个人空间正式开张的首篇文章。

对一座城市的絮语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座城市并不叫“里斯本”这个闻名于世的名字。在罗马人抵达这里的时候，他们称这里为欧里斯帕（Olisipo）；摩尔人拿下这座城时，改名为欧里斯波那（Olissibona），旋即又更名为阿许邦那（Aschbouna），或许这是由于他们发不出蛮人（拉丁）语的缘故。不过，在1147年，当摩尔人从为期三个月的围城战役中败退之时，这座城市的名字并没有马上被变更；而如果那位即将成为我们第一位国王的男人，想要向他的家人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时，这封信札的落款开头，想必会在“10月24日，阿许邦那”或“欧里斯波那”二者间择一，但绝不会是里

里斯本。那么，在法律和现实上，这座城市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作“里斯本”呢？至少，里斯本这个新名字的诞生，还要再等上几年，等到加里西亚（Galician）征服者开始成为葡萄牙人时……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类属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很是无趣，它们却让我感觉兴味盎然：我不只是知道而已，还确实地“见”到了——以这个字眼准确的涵义，见到了里斯本从那些时日以来的改变。如果那个时候有电影存在，如果老一辈的编年史家是掌镜的摄影师，如果里斯本在漫长的世纪当中所经历的一千零一项变化能够被记录下来，我们就能够看见，在漫长的八个世纪里，里斯本像生物一样，茁壮成长并且行进，就像电视屏幕的花朵，在几秒钟内从芽苗的定格，到最后色彩艳丽的昂然绽放。我想，我爱这样的里斯本，胜过一切。

从物理定义来说，我们生活在空间里；可是从情感方面来说，我们是生活在回忆里。记忆由时间和空间所构成，记忆是我们的居所，就像处在过去与未来两片汪洋中间的一座小岛。拜个人记忆所赐，我们可以探索较近的过去这片汪洋，在这里仍保留了过去所行过的足迹，但是如果探索较久远以前的过去，我们就必须借由时间所积累的回忆，而关于空间的记忆，就像时间本身那样，在流转之间持续变化着。这部关于里斯本的影片，浓缩了光阴，也拓展了空间，是对这座城市最完美的记忆。

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所知所觉，所端详的，就是我们与那些地方同时存在的那段确切时日。这块地方就在那里，这个人登场了，离开了，然而这块地方仍继续留存，到头来，是这块地方造就了这个人，这个人则改变了这个地方。那时，我正在重建里卡多·雷伊斯（Ricardo Reis）在他最后的时光里所身处的里斯本的时间与空间^①，而我更加清楚地知道，对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概念，我们的看法不会一致的——正如从前的我，是这样一

^① 此处指的是《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O Ano da Morte de Ricardo Reis*）。——中译者注

位羞涩的少年，和他所属的社会阶级截然不同；而他身为才华横溢的诗人，思绪总是出入于高尚的精神层面。在我的记忆里，里斯本的时间与空间，永远都是那些穷困的街坊。多年以后，境遇使然，我移居他方，然而我心底最想保留的回忆，都是那些我在里斯本的早年时光：那人们物质贫乏但精神丰足的里斯本，那个仍然保留着农村风俗，并且据此来理解这个世界的里斯本。

想要诉说一座城市，或许不太可能不摘引它的历史上若干著名的日期。谈到里斯本，在这里我只想提到一个，也就是里斯本被称为“葡萄牙的里斯本”的起始之日：赞美这座城市，若是有罪，那也不令人畏惧。真正令人感觉沉重的事物，会是屈从于那种爱国狂热的浮夸言词，这类言词在没有真正的外敌压迫、好使己方宣称攫取预想权力的情形下，借助于在修辞上的招魂，作为简易的刺激兴奋剂。高调的修辞不一定是坏事，然而确实引出了自满的情绪，从而导致字眼与实际行为的混淆不清。

在10月里的那一日，葡萄牙才刚刚开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是一次极具决定性的步伐，确保里斯本不会再次迷失于途。但是，我们不会允许自己以拿破仑式的虚荣口吻大声呼喊：“八百年的悠久历史，正从城堡尖顶上注视着我们！”并且也不会赞美自己屹立于世如许之久……我们倒不如去回想那流淌着的鲜血，各个种族相继流下鲜血，而回想起这所有阵营的鲜血，此刻正在我们身上的血管里流动着。身为这座城市的子裔，我们是基督徒和摩尔人的后代，是犹太人与黑人的后代，也是印度人和东方民族的后代。总之，我们既是所有那些被称为善的种族的后裔，也是那些被视为恶的种族的后裔。我们应该离开那些受扰的心灵——不久以前，才刚刚发明了葡萄牙国庆节，而这留给他们的坟墓讽刺的和平——并且转而致力去恢复那些高贵而美好的混合，不只是血统，同时也是所有文化的混合，这给予葡萄牙立国的根基，以及这个国家能够赓续至今天的基础。

近年以来，里斯本的面貌已有所转变，市民的道德良心被设法重新唤醒，以使众志成城，合力让城市脱离昔日堕落的泥沼。在现代化的大旗底

下，混凝土的高墙在古代石垛上竖立起来，山陵的轮廓变得破碎，城市的全景改头换面，视野也遭到修正，但是里斯本的精神依然存在，并且正是靠着这样的精神，使得这座城市永恒不朽。诗人卡蒙斯（Camões）着迷于疯狂的爱和天赐的狂热，有一次，他曾写道，里斯本是“所有城市当中的公主”。我们会原谅他的浮夸。只需还里斯本以本来的样貌，富有文化气息、现代、整洁而有条理，并且没有丧失任何其内在的精神，这样就够了。而如果上述的这些美德，最后使得她获得城市中的后冠，好吧，那就这样吧！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像这样一位皇后总是受到欢迎的。

2008 / 09 / 17

向达尔文道歉？

在听了太多令人失望的消息以后，还仍然会有所谓的好消息存在，天真善良的读者会说，下面所述的是一条好消息。英国国教会（the Anglican Church），也就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时期所建立的“英国版本”天主教会，以及这个王国的官方宗教，业已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他们要在查尔斯·达尔文两百岁诞辰那天，为了教会在他出版《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以后对他所施加的各种压迫举措，以及在《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出版以后更恶劣的行径，正式向他道歉。除了质疑这些道歉能有多大的用处以外，我对这些看似几乎每天出现，为了这个或那个理由的道歉，并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就算达尔文今日仍旧在世，并且想要宽宏大量地表示：“是的，我宽恕你。”这些宽宏慷慨的字眼，依旧不能抹去任何一样侮辱、诽谤，以及任何一项曾经加诸他身上的众多轻蔑烙印与印记。唯一能从这些道歉里获益的机构，只有英国国教会。他们会把这些道歉当成善意的累积，而且还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这项忏悔心存感谢，虽然它姗姗来迟，却或许能引起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目前正卷入一起与政教分离（secularism）相关的外

交争议当中——去要求赦免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和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尤其是后者，一直饱受基督宗教大部分善仪良轨的折磨，直到他上了火刑柱被焚死的那一刻为止。

英国国教的这项道歉，不会令北美洲的神创论者（creationists）感觉有一分一毫的欣慰。他们会装作无动于衷，但是这项道歉确实有碍于他们的计划。这项道歉也妨碍了那些相信神创论的美国共和党人，正如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①，她已经使用着神创论的名义，挥舞着伪科学的错乱攻击大旗。

2008 / 09 / 18

乔治·W·布什，或是谎言的年代

我实在很好奇，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各项事物都极其伟大的国家，老是会选出一些极其渺小的总统来。而小布什（George W. Bush）或许是所有这些渺小的总统当中，最为渺小的一个。这位仁兄才智平庸，粗鲁不堪，沟通能力极其含混，并且时常丧失理智，无法抗拒诱惑而满口胡说八道。他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面貌，是一个牛仔的可笑姿态，而且错把他接手管理的这个世界，当作放牧的牲畜。我们不清楚他真正的思考为何，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思考（以“思考”这个高贵字眼的意思来说的话），我们不晓得他是不是一个程序发生故障的机器人，一再弄混并且变换输入他体内执行的信息命令。不过，如果一定要给予他这个人的一生一项肯定的话，那就是有一项程序，在美国总统、“机器人”乔治·W·布什身上运作良好，堪称完美：说谎。他晓得他在说谎，他知道我们清楚他正在撒谎；不过，作为一个习惯性的骗徒，即使当最为赤裸裸

^① 此处指的是参加2008年美国大选的共和党副总统参选人、前阿拉斯加州州长莎拉·佩林（Sarah Palin）。——中译者注